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二月甲戌朔權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孫軫為陜西路轉運判官尋兼權同管勾成都府利州陜西等路茶馬事兼管茶馬在三月十日今并此

西南韋蕃進奉人安化郎將韋公夏等一十二人並特授奉化郎將保順郎將韋

公市等一十五人並特授安化郎將西南年韋蕃進奉人韋公利等四十三人並特授保順郎將　朝奉郎檀宗旦言竊見近降朝旨令侍從官各舉所知臣恐尚有遺才乞下諸路轉運等司令於所部公共奉舉學術優異才能顯著者一人以備選擢詔每路監司同舉二員以聞　是日尚書右丞黃履乞罷政徑出居僧舍上遣約攔不令遷徙既而並未聞封還表章及宣押翌日曾布言履昨求去未聞宣名上曰今日封還表章及宣押

次布曰履立朝不為無補同列初以不曉事忽之既發明章惇放罪等事遂頗知敬畏上曰履忠實可謂君子布曰陛下旌别人材如此乃士大夫之福若履者真善人君子也布又言履雖長於臣兩歲然極清健無可去之理臣疾病衰殘實有乞身歸老江湖之意非敢矯飾如他人有懐禄固寵之心聖恩眷憐勉强就職然其心無一日不在山林上但笑而已即遣内侍封還履表章五皷再遣使宣押履復位如故

乙亥簡王似上表請居外邸詔不允自是凡三上表並不允　北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先修閉各立蛾眉隄鎮壓乞先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修河官一面和顧從之　詔環慶依奏築定邊城助以鄜延戰兵一萬或於涇原未舉動前或同時或候涇原師還惟所便正月十八日

丙子詔宣使入内押班馮世寧為宣慶使依前忻州防禦使宣政使端州團練使入内押班藍從熈為宣慶使

郤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寄左藏庫使劉瑗供備庫使郝隨皇城使石璘供備庫使武琭西京左藏庫副使吳遵道各特進秩一等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韓濟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歐瑾右侍禁陳永升各進秩二等翰林醫官使成州團練使阜順之進秩一等回授有服親與翰林醫官入內副都知馮宗道入內押班劉惟簡各特與有服親有官人一資西京左藏庫使張士彦皇城副使馮景供備庫副使老弼各賜絹二百匹其翰

林書藝官等各賜帛有差以嘗隨龍示優恩也　戶部言河北東路提舉平常司奏乞將本路諸州管下外鎮並依元豐舊法置抵當從之　權發遣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孫貴改秦鳳等路
丁丑詔降授宣德郎馬城罷新河北轉運副使依舊知陝州以御史中丞安惇言其為人貪鄙衆所共惡故也
正月二十八日降授宣德郎權知陝州馬城為湖北轉運副使　奉議郎充高密廣平郡王院大小學教授陳并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以

嘗上書毀佛道不當故也

戊寅廣南西路察訪董必言通直郎新柳州陶逵知本路利害深曉蠻情望考察換右職詔陶逵特與禮賓副使　涇原路經畧司言乞差本路鈐轄折可適提舉招納投降西界蕃部第十一副將冦士元同提舉蕃官李忠傑同管勾從之

己夘吏部言發運使張商英奏乞罷真揚楚泗監倉門斗面官四員置廵轄綱運官四員從之　館伴髙麗人

使中書舍人郭知章言高麗人使言國王欲遣士賔貢
此乃遠人悦慕教化伏望採擇詔令說諭許賔貢　朝
散郎知鄭州程之邵除都大管勾陜西路茶馬公事御
史鄧棐言之邵頃在元豐常為監司至元祐初年臣僚
言之邵縁監法進用尋送吏部不數月除知祥符未幾
除知泗州遂擢監司提舉茶事臣聞之邵與蘇軾蘇轍
是親表兄弟初為元豐監司與軾轍異趣則以私忿交
惡及軾轍用事而之邵卑辭厚賂以事軾轍初見惡於

軾轍則言者交攻及為軾轍所喜累有進擢則言者緘口大抵元祐臣僚覬望用事者喜怒以為語默朝廷是非出於頃刻而榮辱無復公論故之邵得以纎巧附勢而不失其進取伏望聖慈察之邵前後蹤跡特賜放罷從之之邵除茶馬在正月九日今并書

鄜延奏遣張誠等出兵討擒凌結鄂裕等布録已夘實録在戊子今從布録戊子乃奏功也

庚辰樞密院言熈河蘭會經略使孫路奏乞於喀羅川口建橋修城縁涇原將來進築洒水平鼐摩會等處郎

本路便須接續經營齊訥納森一帶進築通接涇原邉面最為今日急務其喀羅川口隣青唐地分慮生事詔孫路進築齊訥納森等處了當别具利害以聞正月七日路初建請三月末遂招納青唐上謂曾布曰孫路輕易誰可代之者布曰路誠輕易如昨遷學士辭云未覆興州巢穴不敢授命此語乃狂妄又終不能踐言昨令體量張珣言王贍結納青唐舉兵事不曾分明奏報迄今猶為喀羅之役以自符合前言誠可罪然未有人可以代之者上曰有人

當易之八月十六日乃移路知河南是日歐陽棐朝見上目之語曾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聞有此名元祐附麗必亦有之治郡亦常才然歐陽修之子登進士第修於英宗定策之際最有功章惇常言韓琦既以英宗判宗正有建立之意然未敢啟口一日與修議定修見仁宗便言英宗不立為皇子則事未定仁宗熟視修久之不言衆為之戰慄仁宗徐曰當如此琦與修等遂乞降詔許之當是時不易出此語此功不可忘上矍然曰誠不易啟

口布曰此功為發明者少上頷之元符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柴以祝校知潞州落職送部不知何故乃得朝見當考

辛巳權知邢州王峴言嘗丞軍器見作坊所造神臂弓施於軍事實有奇功乞應內外歲課減別色弓弩之額增數製造軍器監請於五分添修弓弩人匠內撥二分剏造歲約增一千七百十五張從之　中書舍人郭知章言令侍從官薦士或為臺諫館職或監司郡守擢用之後或不如所薦宜有顯罰乞著為令詔今後應被旨

舉官不當具姓名以聞

壬午熈河蘭會路經畧司言押伴轄正般擦使臣郭詡等具析到般擦入内夾帶回紇劉三等上京乞今後解發諸蕃般擦不許數外夾帶及私抵換人口上京如違其抄㸃并押伴使臣並以違制論從之　賜環慶度僧牒二百道應副修城也

甲申樞密院言熈河蘭會路經畧使孫路奏乞候將來照應涇原進築因便興修横水㵎堡寨從之路又乞奏

鳳兵一萬與涇原同時進築齊訥納森詔以五千與之(布録)(甲申)環慶張存等出界斬五百餘級與特支五百(布録)

(甲申)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保安軍順寧寨據西界首領葉烏瑪齋到宥州牒一道稱正月二十日國母薨定差使令遜威明濟賽副使謨程田快庸等詣闕訃告兼附謝罪表狀今來本路所築九寨須於寨北三二里外遠探卓望處建置堡鋪存留二十里疆界竊計諸路亦當如此欲乞候得本路奏到牒本日令於漢界新舊

城寨見今把截堡鋪外巡綽探望人所至處為界然後
許令通進表狀樞密院言西人犯順日久前後寇邊不
一兼近於涇原路作過狼狽遁歸今計窮請命理難便
行收接假令朝廷異日許以朝貢亦須畫河為界即於
邊防經久穩便今來却只欲巡綽探望人所至處為界
許令通進牒本顯於事機有害詔呂惠卿指揮保安軍
順寧寨令喻葉烏瑪等以破界累年作過今國母已死
有謝罪表狀緣只是空文別無實事未敢聞達朝廷今

若是恭順實情即令遣親信謹密可委之人同葉烏瑪
等界首說話候葉烏瑪等果將到本國親信人即令自
來有主謀獻計作過之人如珪布默瑪凌結鄂裕等先
次拘執進獻與朝廷謝罪本路有可憑信即敢具事理
奏聞候得朝廷允許方可商量仰呂惠卿詳此指揮順
寧寨官依此說諭逐旋對荅語言聞奏四月七日又
再遣使來
言準朝旨相度於米脂東建一寨通河東神泉寨今相
度到米脂東北四十里去神泉寨約六七十里暖泉山

可以建置包占天都山一帶地土百里遮護義合堡詔呂惠卿更切相度地形險固可以控扼賊馬來路及有水泉合行進築即斟酌事力及時興工四月十四日暖泉寨賜名孫覽墓誌銘烏龍距延安之暖泉山二十五里而榆木與米脂直於是秦晉始合寇不得至麟府矣榆木即神泉也二十二日進築烏龍惠卿家傳云於是築暖泉以通河東築金湯以通環慶會梁氏死乾順遣人欵塞告哀謝罪且請和惠卿以為軍興之久中外力疲今此乃不可失之機會而涇原方築天都諸路自用兵以來侵耕生界於其外建置堡鋪補全邊面直且令西人執送生事首領珪布默瑪凌結鄂裕而約以把截堡鋪外巡綽卓望所至為界然後許以通進公牒庶往復間天都畢工而諸路邊面例皆牢固可以久遠無疆埸之患而朝旨

謂西人近冦涇原狼狽遁歸計窮請命理難便行收接假令異日許和亦須畫河為界既而遣使三輩來惠卿奏稟應荅而牒言梁氏之死乃北敵遣人酖殺之使乾順自嘗國事惠卿以為誠有之則其欲西人之歸已可知若我應荅太迂所求難與彼見無接納之期則是怒彼以堅北敵之歸而深我之讎也而畫河為界無肯聽從之理乃上疏極論其利害曰西人之所以有河外者以有河南為之限隔也所以有河南者以有橫山為之阻固也今若畫河為界則所以為限隔阻固者皆失之矣彼豈不思一葦之水頃刻可渡據橫山之險他路臣固不能盡知之只如本路所築九寨與今暖泉之通河東金湯之通環慶幸皆就緒所得疆土東西殆千里而南北遠者乃至百餘里若又於新寨之外更拓三二十里以為堡鋪則形勢膏腴占據殆盡非昔日巡綽卓望所至為界之比也今乾順因其國母之死歸咎姦臣殺之以謝罪而請入貢則我雖未能一舉以覆其巢穴然

自有國以來用兵西方而能所為必成所伐必克使天威遠暢醜氏震疊未有如陛下今日之盛者也兵法曰兵聞拙速未覩工之久也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猶為憊今軍興四年矣兵之在邊者日夜候望而不能息兵之在內者非時調發而不得下則士馬日以益困矣臣之至邊初年糧食有支歲計者備添屯者有五年之蓄者有諸司封樁者今會而為一不能給散數月之食財用日以益窘矣今因其謝罪而不即納乃為不可得之辭以絕其來望而怒之堅使北敵之歸恐非計之得也且兵家之事有勝有負萬一一路戰守之間偶有失利或天時饑饉有不可知而此敵有求而不得與之協力以困我當是之時雖思其有今日之請其可得乎禹征有苗而益贊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蓋當治强之世窮兵力以征一國為不難所以不為者惡其太滿而不謙非天道之所與也況力不足而强為之乎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又曰

禍莫大於輕敵罪莫大於欲得今西人歸罪於姦而殺之以謝則是兵加而哀矣若我因以為易與而遂有違河為界之求則是違伯益之謙而並犯老子之三戒矣伏願陛下更與執政大臣深計究議考自古西戎之難服保持今日已得之成功勿疑乾順自歸之信誕深虞北敵乘隙之詭謀自量中外之事力深思兵久之非利遠鑒高宗伐鬼方之憊而合之以伯益之謙滿老子之三戒勿令輕敵不知足欲得之過有在於我而兵加而哀與愛惜生靈之言乃出於敵如臣前請姑令執生事之首領送歸朝廷而約之以新疆堡鋪之外為界以俟進築之畢功然後許接公牒無過遲延絕其來望以堅北敵之歸而為我患天下幸甚既而乾順四遣使者來辭益恭朝廷亦得其近上首領道其客謀以為急則納土北歸於是詔趣惠卿即接納焉此合附四月七日

是日上以西人叩關請命甚悅輔臣皆言祖宗以來

邉事未甞如此元昊猖狂朝廷之遣使告北敵令指約今其計窮引咎可謂情見力屈朝廷威靈固已震動四方兼邉事自爾收斂於公私為利不細上亦曰公私之力已不堪章惇等又言北敵方遣使勸和今彼已請命更無可言者此尤為可喜上曰慶歷中乃至干求北敵惇曰此是吕夷簡及臣從祖得象為此謀其人皆無取故至於此及富弼奉使增歳賂二十萬半以代關南租賦半以為謝彈遏西戎之意㑹布曰近世宰相夷簡號

有才其措置猶如此今日邉事乃出於陛下睿明應接聽納之際動中機會故能如此上曰夷簡實有才布曰夷簡丁謂皆宰相之有才者然趣操皆不正上曰丁謂小人惇曰謂誠有才非夷簡比當元昊旅拒時或謂若丁謂在朝應接必有理元昊以戊寅歲叛謂以丁丑歲卒布曰丁謂雖有才然實小人也布再對上又曰邉事可喜祖宗以來未嘗有此布曰臣以為陛下睿明聽納之際動中機會故能如此古人以為好謀而能聽人主

於能聽最為難事若所聽者當何事不濟今日邊事朝廷但示以經畫大方一切責在帥臣令其見利則動不強其所不能故舉有成功而無敗事邊庭所以震動屈服亦以是也　知雄州張赴奏乞開浚雄州續城河道又乞增修外羅城樞密院言外羅城昨熈寧泛使蕭禧來理會尋有詔許以不增修令張赴遵依詔旨其河道依年例施行不得張皇引巻

丙戌熈河蘭會路經略司言洮西沿邊安撫司申夏國

衙頭首領鄂特丹卓勒瑪於喀羅城差蕃部尚錦等齎蕃字及尚錦等分析鄂特丹卓勒瑪元係邈川大首領溫錫沁弟溫阿旺格男元名阿敏走投夏國有王子改名作鄂特丹卓勒瑪令遣人齎送蕃字欲歸漢詔熈河蘭會路經略使孫路選兵將以討蕩招納為名至喀羅以來多方誘諭鄂特丹卓勒瑪等迎接歸漢青唐錄 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秀州防禦使叔澹特與換宮苑使依舊秀州防禦使御集五月十三日

朝請大夫光祿卿胡宗師為直龍圖閣權知鄆州

丁亥詔自今賜邉臣茶藥銀合許以西人封椿歳賜銀充

戊子樞密院言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奏近差本路鈐轄劉安統制將兵招誘神雞流北佃巷口逢凌結鄂裕斬首四千餘級降四百餘人詔軍兵支錢有差得功人保明以聞初六日奏遣劉安等布録云斬五千級特支七百呂惠卿家傳云西人以並建城寨奪其耕牧之地而復數遣掩擊部族離散來歸者日益以多凌結鄂裕率衆營險以阨之欲歸者不得至二年二月惠卿遣劉安以第二第四將張誠以第一第五第六將李希道以第七將會於精勤泊以擊之三日至烏延川

四日至神難流遇賊三千餘騎六日至巴勒濟埒克遇賊五千餘騎七日至魯遜滿達勒遇賊七千餘騎安等遭賊皆破之斬首四千餘級降者五百餘人獲其器仗牛羊十餘萬以歸於是築暖泉以通河東築金湯以通環慶

熈河路經略使孫路繳連夏國部落威明密齋南路都統威明律凌書稱夏國欲遣使再乞修貢已回報言如朝廷回降指揮别得馳報詔孫路不合擅收接西人書及便回答文字特降充寶文閣待制如再來計會即説諭别無回降指揮如有事告朝廷即合於正路通達元符八月二十七日自慶改熈

樞密院言三班借職徐子安狀朝廷

立法令諸路逐將所將兵馬分作五部差部隊將各自提點比見諸路將副多不依朝旨雖出入分定五部却不合提點管轄例各輪差把截邉堡如遇出入於前一日勾抽旋行差撥人馬管押其所差到人兵雖係本將人馬即非自來親自點閱之人故使上下人情不相諳信雖有曾經戰敵部隊將却差到下等人馬其間未經出入之人乃各不顧條法豫行結託例得强壯精鋭人馬竊慮誤事有妨驅策緣朝廷於諸將下差置部隊將

蓋責以各自訓練軍馬如內有不諳戰陣怯懦之人合具不職事狀别選舉使臣抵替豈得於輪差把截邊堡及於行陣之際旋行移易若更因依挾情差負犯停廢及得替待闕使臣揀選精鋭人馬付之徼倖功賞尤為不便緣五部部隊將平時訓練軍兵及臨戰陣却以所部兵馬付之他人殊失朝廷差置部隊將之意詔陝西河東路經略都總管司嚴行覺察違者以違制論新錄删修云詔陝西河東諸路出軍不得移易部隊將令經略部總管司嚴行覺察違者以違制論從三班借職徐子安

之言也初子安上請樞密院進呈上頗稱善故施行之 環慶乞以二月二十六日築定邊寨許之正月十二日相度三月七日畢工

己丑樞密院言承議郎提舉熙河蘭會路弓箭手李夷行申招刺之法先經本府及州軍相去不下三兩程以上往反已是勞費及將司百端邀阻有留滯十餘日不能拍試以此多不敢應募乞除將副在城寨許赴將副如帥司州軍相近即於以次近將副處拍試收補又逃亡空地既不緊行招人又不速勒租佃即因此人員可

以冒種兼城寨使臣往往借債牛具選擇肥田私自耕種或收授馬料其為姦弊不可勝言今欲乞令本城寨將空地分作等第出榜召人出租權佃如逃田內有山石委是不可耕種者委提舉官相度除放又闕馬人元給到添給地五十畝依條限半年災傷更展半年如不買到馬即許有馬人請射今本路闕馬不少例各經隔年歲不曾勾收地土亦不曾召人租佃使之坐占美地安肯備錢一半收買馬今欲乞闕馬人更不拘收添給地

土據其肥瘠認定每畝租課雖在半年限内亦令送納

侯買到馬日除放又弓箭手初買到馬全給官錢比來

匆料翔貴憚於牧養往往故有死損又將出界止揀壯

馬前去其闕馬人各不隨軍内有一指揮只揀得一二

十匹出戰者乞令就近將官并城寨使臣常竊體度將

貧闕不能贍馬人許令願養馬者并贍馬地隨馬

給付即不得令與人員及有物力頑猾之人又人貧多

將錢物借與長行租種地土及借與牛具耔種與之合

種分收租課致長行貧乏有誤出入乞令所屬體訪覺察違者杖一百錢物不追並從之新録删修云樞密院言提舉熙河蘭會路弓箭手李夷行言乞許弓箭手就城寨將副處投刺以絶州府往返勞費及留滯邀阻之弊又請募人權佃逃田以絶人員冒種之弊又請闕馬人於添給地據肥瘠起租有馬即除之又請貧闕不能贍馬之人許令願養者充養隨給贍馬地惟充與人負者勿許又請人負以錢物借長行號爲合種者立法禁止詔並從之

郃毓乞免團結錢監及遞鋪兵應副涇原詔罰金十斤閤令李諰專提舉錢監先乞團結令諰皆應副涇原調發故也毓不預涇原事獨有此請因罰之布録已丑

庚寅軍頭司引見涇原路擒獲西界統軍威明阿密穆賚多卜等共二十七人詔並特貸命釋縛押赴懷遠驛

鄜延奏乞止以兵五千應副環慶從之

辛卯樞密院言河東經略司奏投來西界偽鈐轄耀密滂等雖無文憑緣有舊管蕃官指證不虛詔河東經略司依偽鈐轄例補官及支賜　又言近降朝旨令章楶相度於鶻摩會洒水平或秋葦川進築城寨將來若於鶻摩會洒水平進築了當其正原自係近裏地分不

須枉費財力進築詔令章楶相度利害務要簡便
甲午大食國遣使入貢
乙未詔吏部守令課績在優上等即關御史臺嚴加考察如有不實重行黜責從吏部之請也　河東路經略司言副總管王文振等詣生界相視得烏龍川北嶺地形險固堪充守禦城寨詔如委與神泉寨米脂葭蘆寨緩急聲援相接可以控扼及有水泉即及時興工進築
四月十四日賜名神泉即榆木孫覽墓誌云烏龍距延安之暖泉山二十五里而榆木與米脂直於是秦晉始

合冠不得至麟府

少府少監分司南京趙君錫卒　是日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衆論皆為過當然此豈為詆訾先朝大抵多報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於卞言無不聽及與卞相失則卞多持其所短故惇畏之不敢不從但陪笑而已衆莫不笑之今朝廷政事一出於卞惇無敢違者上曰蔡京尤與惇不足布曰惇於蔡氏兄弟無不畏者近頗欲屈意求和於京而京不為之屈衆尤哂之宰相每以義理處事何畏人之有惇短處多故

不能彈壓衆人人皆不畏之而未免畏人也近日外議有一事深以為不平此乃有實狀陛下昨欲復導洛司堆垛場事惇力陳以為不可卞亦然之衆論亦皆以為不可復陛下詢訪知利害降屈聖意遂從其請收還文字中外稱誦聖德萬口一辭及蔡卞欲復行市易法而惇不敢遏仍復以呂嘉問主之中外洶洶不平許將亦曾為臣言及此事市易之害與導洛司無以異止是熈寧中王安石所主故卞必欲復行導洛乃元豐先帝所

行故無力主之者以此言之誠可不平市易用千五百萬本錢得息錢九百萬失陷者乃七百八十萬徒作一大事一無所得復行之何益臣嘗以論市易得罪安石亦罷相臣亦貶嘉問亦貶上曰安石因此罷相布曰然遂引惠卿為參政及貶臣乃惠卿力主之安石已去位矣臣立朝至孤寡合側目者衆近日序辰嘉問之徒經營中傷無所不至有李積中者今日亦上殿積中與臣有瓜葛昨在江西為縣人多言其不廉今知解州朱彥

博時為轉運判官不肯薦之以臣故但保全之而已昨既改官累干臣求差遣臣答以向為縣無廉聲何敢為求差遣以此怨怒臣既而周秩舉京西運司勾當公事及為陳次升言知縣不當舉差遣遂罷乃一向毀臣以悅蹇序辰輩故呂嘉問薦之嘉問薦積中在去年八月二十六日上殿得提舉官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積中除湖南常平初欲經營令為御史欲彈擊臣私事臣茍有罪惡此輩必不為臣掩蔽亦不敢冀朝廷寛貸茍有所陳願賜推治正名定罪痛行貶黜上

曰與卿是甚親戚布曰積中妻乃臣女壻之姊常來臣
家臣與之親舊一旦干求差遣不得便毀臣以求合序
辰輩但觀此舉其人可知陛下嘗以為存乎人者莫良
於眸子積中眼目如此亦可見其人也上曰安惇言欲
令臣舉積中作御史臣不敢從布曰安惇本非惡人但
畏序辰輩不敢不附麗爾陛下擢邢恕作中丞終不免
附此黨既又擢安惇亦然蓋序辰嘉問輩凶黨甚盛人
人重足一跡無不畏之者雖凶焰如此惟臣不畏之布

又言凶黨方熾善類畏縮陛下排衆論擢趙挺之郭知章輩為從官然此輩皆畏凶黨不敢有所陳陛下曽見此輩敢有一言及此黨不是事否以至近日詞頭亦無敢繳者可見其畏懼也然此輩如此皆未足以稱陛下拔擢之意臣被遇兩朝今日得事陛下恩眷之厚臣非不知昨所以懇求致仕正謂避此輩爾臣衰朽疾病無補朝廷實有歸老山林之意非如他人顧戀寵禄為保身之計亦不敢譏毁他人以為進身之地亦不與人爭

進然凶黨窺伺中傷之意如此欲陛下知之爾臣孤拙無一黨援亦終恐難安臣只俟邊事稍見次第汎使還塞臣未免再干煩聖聽乞伸前次上笑而已

丙申詔吏部員外郎孫諤與合入差遣以元祐訴理有銜究飲恨之語故也諤卽武軍人楊時誌其墓並三月十一日左膚十一日章但云吏部員外郎與合入差遣不云送吏部後乃送吏部元符三年十一月五日自司勲為右司是日詔

三省樞密院有邊事處師臣替移同取旨布録在三月丁丑

先是三省欲以涇州與樞密院易思州與堂吏時恪從

之曾布因言近邢州韓治滿一年三省再除人今恩州
李諒未半年三省亦再除人乞立法上以為當然遂得
旨今後互差闕未及一年不許再差人布再對言州郡
互差闕已立法臣又嘗與三省言帥臣差除二府同取
旨至辭恩命乞差遣或罷帥別有除授密院多不預聞
如孫覽屢乞差遣直至欲除林布方率密院同取旨亦
當立約束上然之既而章惇不可故止以此條進呈
丁酉禮部言高麗人使乞收買册府元龜資治通鑑看

詳冊府元龜元祐年曾貢外其資治通鑑難令收買從
之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言乞文臣一員同共檢詳應
荅泛使字文欲差正字方天若從之又乞同泛使上殿
上問曾布如何布曰京亦曾為臣言恐泛使奏事上有
對答語與副使同記臣荅以泛使雖直前奏事上必不
答上曰若再三有所奏請如何布曰亦止是令歸驛説
館伴朝廷必有指揮恐難便可否其所請上然之遂已
又乞降對答畫一指揮悉如擬定曾旼奏泛使蕭德崇

等到白溝不肯乗遞馬欲帶北界人馬至雄州如蕭禧例禧當日凡馳畜車乗皆至雄州德崇已交割畜乗獨欲留人馬至雄州而敃與張赴堅執不從初朝旨令從長相度施行敃既拒之却有二貼黄一云理當堅執一云俟其詞婉順即依從所貴不失其歡奏狀止云謹奏而貼黄中却乞朝廷指揮章惇堅以堅執為是曾布曰但當依前降指揮令從長相度施行許將亦以為當然上疑之顧蔡卞以為如何卞曰須慮後來可堅執否燕

恐他云因何待遇不如蕭禧惇曰但堅執必不能久留不敢不聽布曰萬一不聽如何必更奏禀朝廷若從之則是前後三降指揮皆不同恐失體若謂彼必不敢不聽陛下信得及否兼昄曾禀執政亦曾說與度不可爭不若便從之今既堅執又却云欲依從自是執不定上曰如此是昄處得不是遂如布所奏再對上問布昨日商量曾昄文字布曰只今早商量初意便以堅執為是故昄赴皆堅執然臣素以為難若朝旨數反覆不同非

便兼泛使來方與議大事不須以小事致其忿怒却更生事費力章惇於邊事論議多如此臣亦未嘗敢曲從每有所爭論未嘗不正色折之不爾則不足勝惇蕉稱屈則便為惇所陵慢矣上哂之布又曰臣於章惇蔡京蔡卞輩無所適莫惇是則從惇京卞是則從京卞未嘗敢以私意變亂是非上曰國事固當如此惟是從之布曰臣與同列每言公家事當以公議處之何所用心於其間上曰當如此布曰臣嘗言善惡各有類蔡京孜孜

欲辟一文臣於館伴所乃意在方天若爾臣屢言天若險薄不可任使今置之館伴所猶不妨若其他薦引頗

陛下更加裁察上曰在館伴所無所妨布曰臣前日論李積中亦止為其險薄可惡上曰眼是如此上視布曰執政從官於朝廷今中丞舉御史之際迺私薦引其黨人此其為罪甚大以至臣言常立毀先帝却欲引作諫官陛下欲行導洛事則力爭以為不可蔡卞欲行市易則無敢爭者章惇於市易事深以為不便累曾對臣言

其罪又云這箇行得多少時且從他許將黃履亦聞之此三事皆不可貸之罪若令臣有一於此必不為衆所容排陷必矣臣以赤心事陛下無所隱然此等事欲奏陳而不敢啟口者亦十有七八然終不敢不言者以人情外議如此陛下不可不知惓惓如此欲陛下周知人情物議於睿明不為無補爾上欣然曰是是　右正言鄒浩奏臣伏聞曾旼往界首接伴北使與之紛爭累日方決終不能奪北使之議臣以得於外論無由備見本

末若果有之所係不細蓋彼我紛爭不過是非兩端而已謂旼等所爭為是則終不能奪北使之議是捨是而從非也謂旼等所爭為非則安用紛爭累日方决是以非而為是也捨是從非則必為北使所屈以非為是則必為北使所窺二者必有一焉旼等曾不審處於未見北使之前而乃輕發於已見北使之後此何謂也又況泛使實與常使不同既未知其的為何求而來正賴接伴隨以道理處之使不能妄有生事之漸而乃無故啟

其爭心尤為可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推究眅等如委有上項事迹即乞重行黜責以為後人之戒正月七日雄州云云可考　詔以度僧牒千道賜河北安撫司瀛定各三百魏鎮各二百令歲歲回易收息添助修葺城壁樓櫓軍器等他用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詔熙河發遣李公緒乘驛支盤纏上京公緒乃告王舜臣妄奏首級事上曰須與一官衆皆曰公緒為朝廷惜得濫賞官職不少兼邊吏因知警懼當有以獎激上曰與三班奉

職　詔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峒新遠州軍事兼監察御史田知遷長男彥伊特承襲

乙亥奉議郎魯王宮大小學教授石豫為監察御史從中丞安惇薦也先是惇薦豫及承議郎京東轉運司管勾文字康謂上問曾布如何布曰豫極無狀謂亦俗才如此等人何足置之言路然豫竟為御史康謂以承議郎京東轉運司管勾文字提舉夔路常平在三月十三日

庚子權殿中侍御史鄧棐言伏見權發運司勾當公事近

日執政大臣與駙馬都尉皆用恩例以親戚陳乞伏望

下有司立法詔張敦義罷發運司管勾文字

辛丑詔皇城司任滿依熙寧五年指揮酬奬元祐嘗減

恩例却增再任酬奬而熙寧舊條再任未嘗推恩蔡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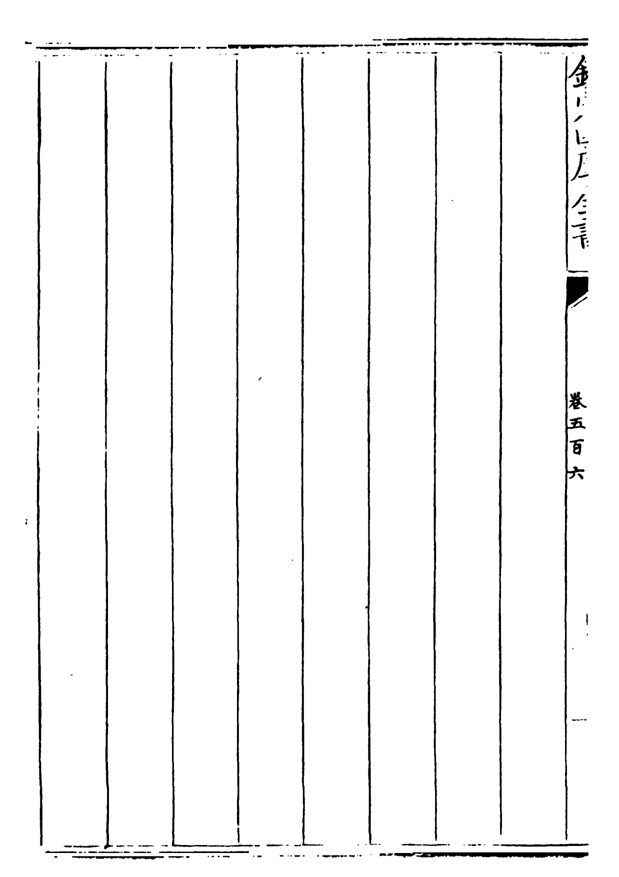
以為責重不知何故不賞曾布曰再任者皆都知押班

每任滿即須再任故舊條不賞上令再任滿無遺闕取

旨

壬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新差知江寧府劉定知盧

州朝奉郎直秘閣新差知越州吕升卿知江寧府右正言鄒浩奏伏聞新知廬州劉定前知陳州日恣為貪汚不法等事近因臣僚奏論已降指揮差官根治去訖其劉定雖未即正典刑委是有罪戾難赦之人豈宜更令冒赴新任以辱兵民重寄伏望聖慈詳依賈青罷知河中府近例先次放罷聽候朝旨施行從違當考賈青罷在正月二十七日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八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蘊青鼇

謄錄監生臣單可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三月甲辰朔左司郎中賈種民為太府卿章楶奏乞差秦鳳并岷州第四等以下保甲應副進築城寨從之初衆議以保甲下户難於調發外臺中請數四皆却而不從楶以為上中等户至少不得下户無以集

事乃從之

乙巳朝奉郎集賢殿修撰知潤州龔原降授奉議郎餘依舊以元祐訴理所除雪犯罪改正也

己酉青州觀察使仲皝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沂國公謚良信

壬子涇原路經略司奏乞將京東西路蕃兵將廢罷仍將蕃兵依舊各於順便城寨隸屬逐將統領與漢兵相兼差使從之秦鳳路依此此據章楶奏議增修仍具楶元奏及獲朝旨于後元符二

年三月九日涇原路經略司奏准元符元年六月十一日樞密院劄子臣僚劄子奏訪聞得涇原路蕃兵自來以住坐近便分隸在逐將下所管凡有出入本將全藉引路探望伏截捉人使喚昜爲得集蕃兵亦無枉有縻費盤纏昨來自團結爲東西路蕃兵將校每有勾集在邊住坐却來近裏將下赴點差使不下一二百里往來甚有費用未知出入之處已有數百里之勞人馬疲困漢蕃皆言未便人情與熈河路事體不同其五州軍相去不及二百里至界首不滿百里逐州從初各置蕃兵將分勾集百里之地無虚勞擾欲望聖慈詳察蕃情下經略司更切體量具利害聞奏臣伏覩鄜延環慶路蕃兵最多見分在逐將下管幹極甚安便欲乞早降處分貼黄稱臣近過秦鳳沿邊城寨亦見漢蕃人言所置蕃兵將即非便利人情未安亦乞下本路具利害聞奏旨令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司詳上件事理子細依公體問相度昨所措置有無不便事理如委是未便今來合

如何措置施行具經久可行的確利害結攬保明事狀
聞奏勘會本路蕃兵自來以住坐地里遠近順便城寨
分隸在逐將每遇出入與漢兵相參使喚別無闕誤兼
逐將又得蕃兵選委引路探事之類昨自紹聖三年內
因鍾傳奏請以熙河有專置蕃兵將本路彭陽城駐劄
第六將減罷改置東路蕃兵將如綏寧靖安乾興天聖
寨係各有邊面去處水洛城駐劄第十二將減罷改置
西路蕃兵將如靜邊隆德得勝治平寨亦係各有邊面
去處每遇句集其緣邊住坐蕃兵却來近裏將下應點
差使其間有一二百里往來極甚勞費委是未便兼與
熙河事宜不同及契勘本路進築過六城寨七堡子合
用戍守人馬並於諸將下正兵漢弓箭手內那撥前去
緣逐將各有所管邊面地分闕人照管本司今相度若
將東西路蕃兵將廢罷却將蕃兵人馬依舊各於順便
城寨隸屬逐將統領與漢兵相兼差使委是經久利便
今狀結攬保明是實伏乞朝廷更賜詳酌將降指揮樞

密院批狀勘會紹聖三年內降朝旨團結涇原秦鳳東西路蕃兵將近方立法排定將分兼亦曾行下秦鳳路相度奏到本路東西蕃兵兩將委是順便只合依舊致朝廷難議別降指揮其本路近創置第十三將應漢蕃兵馬已令並隸本將管轄訓練去訖四月二十七日送涇原路經略安撫司照會

癸丑詔諸帶供御對御牌子祗應人以牌子借人及令人代名若本轄官以帶牌子借人及借代者各徒被借使人減一等新無

甲寅詔輔臣今月十四日分詣宮觀寺院等處祈雨

監察御史兼管殿中侍御史左膚言臣伏覩朝廷近以

孫諤在元祐中理訴語言不順罷諤吏部員外郎按諤在元豐中以監制勑庫漏落條貫罷去則是因緣職事無甚可矜而元祐中三有訴陳且言幸遇朝廷欽恤刑獄使銜寃飲恨者皆得以上聞恭惟先帝在位明德慎罰諤指元祐為欽恤則是先帝未嘗欽恤也由此觀之則諤訟先帝者也其曰使銜寃飲恨者皆得以上聞臣不知諤指何人為可恨乎若以為元豐大臣為可恨又緣已出先帝聖斷兼今來訴理官司奏陳改正事件其

間得有罪者葢緣得罪先帝非為得罪當時大臣也由此觀之則諤不獨訟先帝而反恨先帝者也為人臣者措意及此萬死有餘而三省議罪止令罷職却與合入差遣借使孫諤今係知州或監司資序則是朝廷猶欲以訟恨先帝之人為監司郡守乎臣雖至愚猶知其不可況在陛下聖孝昭明紹修前烈而有司視諤為可恕之人哉詔孫諤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遂出知南劒州（知南劒州據楊時誌諤墓二月二十三日巳詔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左膚論列後詔復如前葢前未送吏部也）

樞密院言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吕惠卿言德靖寨西南舊金湯寨地形險固三面各有天澗洛河川水泉可以修充守禦城寨與環慶路聲勢相接本院近據鄜延路奏欲進築暖泉山通接河東神泉寨兼河東見於烏龍川進築照應米脂一帶道路又相度得府州端正平可以修建堡寨頗卜朗茂鄂蘭尼羅朗各可修築烽臺及那第五將往彼駐劄不添置官吏兵馬詔河東經略使孫覽相度險固控扼水泉足用經久決可守禦即用工修

築四月七日築端正平五月六日金陽城畢工

丙辰遼國泛使左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副使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李儼見於紫宸曲宴垂拱殿其遣泛使止為夏國游說息兵及還故地也德崇等見上遂言北朝皇帝告南朝皇帝西夏事早與休得即甚好上顧張宗卨令荅之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北朝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　進築定邊城畢工賜環慶路經略使胡宗回以下茶藥銀合有差

宗回仍復寶文閣待制 正月十二日相度二月二十六日進築四月二十五日罷蕃兵將

右正言鄒浩言臣伏見遼國人使已於今月十三日朝見外議以為非泛使不至中國久矣今此叩廷決不虛發若非本國自有所請則必為羌人請命而至此實大事尤在審詳竊廟謨已有成筭足以為國家長久之利然臣伏觀祖宗以來每有大事雖廟謀素定亦必謀及在廷之臣以參用其智益所以致戒於未然之前而不至貽患於已然之後臣今欲乞依祖宗故事廷集

百官或只侍從示以違意曲加詢訪其愛君慮國之心既非一日宜必有至計遠略可備採擇以為萬一之助者伏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施行不從

丁巳外都水丞李偉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内開小河一道待漲水紓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着之患從之　賜鄜延路統制官韓昇銀合茶藥有差以應援修築定邉城故也　賜呂惠卿銀絹各二千匹兩對衣金帶鞍轡馬以累遣將兵斬獲并招攜西人數多故也鄜延

路走馬黄彦奏劉安李希道等出塞力戰獲五千餘級詔賜呂惠卿奬諭銀絹各二千對衣金帶鞍馬並遣中人黄經臣賫賜及犒設出塞將士有功者賜銀椀三兩輕傷二兩布録　秦鳳經略司言有偽鈐轄烏莽格等將帶部族三百九十七人孳畜三千以來并偽牌印歸順詔烏莽格補内殿承旨首領李葉補右侍禁及賜銀絹有差餘令經略司量事力宣補正月二十一日可考　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司孫貫補降羌名目太高罰銅二十斤　呂惠卿言討蕩西界魯遜濟達勒等處脅降到王固策稱係西界衙頭服事小大王王

差往宥州統領處充走馬詔特與右侍禁添差充太平州指使　詔孫路叶力應副涇原進築　樞密院言賀北朝生辰使副試禮部尚書蹇序辰皇城使秦州團練使李嗣徽於北界合得擡箱錢不以例收受充折小絹又見辭日於客省帳不依例茶酒并受香藥酒添一拜匿不以聞并輙受移宴就館押送使副從人擡箱馬共十四詔大理少卿周鼎權殿中侍御史左膚就寺置司取索推究先是序辰等既坐違例受擡箱絹各罰金八

斤又自言移宴就館得例外馬取旨上欲遂賜與曾布曰序辰擅収擡箱絹隱藏五六次不以實對章惇謂罰金太輕如此則自今奉使者人人敢擅改故事據理自當降官或罷賜與若罰金亦須三二十斤臣縁序辰數見侵進呈時不敢不就輕典若更賜與例外馬恐三省以為不當上曰罷之此段在二月二十二日乙未已而三省密院同進呈王詔語録有跪受香藥酒舊例不拜遼人言序辰已拜詔亦拜并序辰於客省帳茶酒皆非舊例即詔序

辰詔等分析元符元年序辰為生辰使王詔為正旦使序辰乃言范鏜紹聖三年生辰使林邵四年正旦使皆曾拜而鏜邵及張宗卨副林邵者皆云不拜蔡卞曰須付有司布與惇亦以為當上許之布又進呈序辰所修儀式册但云跪領無先拜之文兼檢到紹聖以後奉使臣僚申到儀式皆云跪受跪領訖就一拜起序辰所修乃增以請大使出班先一拜跪興十字又於客省帳茶酒亦無例序辰妄引祥符二年王曉例曉乃弔喪序辰賀生辰固不同又序辰上殿劄子

云舊儀式已編次如王曉等變例亦乞編次付將命者貴臨事有所折衷此蓋序辰文過飾非黃履曰此欺罔太甚兼此數事皆未足論序辰將命見日遼主當有宴移於客省帳又當大宴亦移就館遼人待序辰一切簡慢禮數而序辰乃獨增拜及宴日例外贈馬欣然受而不辭此最辱命及歸又不具以聞便闕國信所請絹此尤為不可此段在三月十二日甲寅上令送御史臺章惇曰安惇與序辰同職事看詳理恐不可上曰莫不妨布曰此事固

不可變易然恐有嫌則周鼎亦可使若更以一言事官同之則無不盡矣乃降是詔惇布又言天久不雨恐有德音則制勘但為空文耳乞不以赦降原減上從之

右正言鄒浩奏臣伏聞蹇序辰奉命使遼頗失使事之體為遼人所慢除改例受絹既已施行外其宴於客省及飲酒輙拜等事見行取問臣竊以使事所係實為朝廷重輕故雖一言一語之閒猶必致謹而不敢忽況有大於此者今序辰乃宴非其所拜不以道魯不思故事

當循而惟遼人之命是從遼雖無知豈不萌輕中國之心乎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且不可辱命而序辰為尚書反辱命如此宜典刑之所先而不赦也然序辰善事執政世所共知竊慮早晚供到文字進呈之時執政必有多方致力為序辰之助者萬一此計得行有所寛貸則不惟無以懲戒後人兼恐彼中目此指為故事永不可改其貽不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出自獨斷重行黜責以慰天下公議　祁州防禦使知

大宗正事宗粹為蔡州節度使
戊午詔禮部貢舉八月三日曾布云云或移見此
巳未御史中丞安惇言元祐初姦臣詐理所將熙寧元
豐以來斷過刑名輒行奏雪曲陳事理訕謗先朝歸怨
君父陛下委官考閱案牘凡千餘人其元斷重輕一一
當罪已具聞奏節次得旨改正施行所有元看詳官劉
摯孫覺胡宗愈傅堯俞管勾文字葉伸蘇嘉朱光裔吳
儔陳郛等罪跡顯著義不可容望詔有司具逐人到所

月日審察情犯特賜施行詔朝奉大夫致仕葉仲特降三官陳邠呉儔蘇嘉朱光裔並特勒停_{愖建議省詳在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館伴遼國泛使所言蕭德崇等計會朝見交割禮物稱有玉帶并小繫腰元無封印館伴蔡京等詰德崇不印封因依德崇曰常禮是有司排辦金玉帶珠子繫腰是北朝皇帝親繫者臨行時當面付授所以無封印詔劄與御藥院取旨回答初宰臣章惇以為恐無禮執政皆曰彼乃欲以為勤厚也上然之　詔涇原路走馬

入内供奉官利詢特轉一官供備庫使曹診左藏庫使安俞三班差使路琮各減二年磨勘仍賜帛有差以照管捉到西界統軍威明阿密監軍穆賚多卜等到闕故也　樞密院劄為凞秦冒賞降官各將副以上例追兩官部隊將例追一官餘名各以所冒對行降官展年情重者取旨從之布錄己未斷旨在乙酉

庚申河東經畧司言知府州折克行捉到西界偽鈐轄哩旺扎布係是先歸順人供奉官伊錫親兄其哩旺扎布雖係闘敵捉到緣正當誘脅招納之際乞令其親弟

伊錫等同共保管哩旺扎布只令府州羈縻住坐在撫北界首領各圖歸漢從之伊錫又見五月十三日可并或都削去　涇原路經略司言進築通峽盪羌九羊寨石門堡畢工詔進築將吏各減一年磨勘循資及賜銀帛有差布録云賞功比安西稍優而殺於平夏一等　涇原奏西路兵馬會合並聽王恩節制

辛酉以管勾剩員所蕭世京為吏部員外郎宣德郎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張行為戸部員外郎世京在元祐中嘗上書言先朝青苗免役法便民可以久行又言

中書收吏部善闕以應門生故吏世族之求執政之門
奚手可熱公道厄塞私恩太盛疏奏留中不報至是上
出其疏乃擢之行亦元祐中疏奏乞復行免役凡四十
餘章前已擢使一路至是又遷焉　河北路轉運司言
昨據乾德軍申舊有乾寧倚郭一縣自商胡口决人户
流散准朝旨廢併入本軍近年人户多已歸業增及萬
户已上合與興復為縣從之
壬戌禮部言尚藥奉御判太醫局孔元狀乞將神醫普

勑方差官校正付國子監鏤板頒行從之新無 遼國泛使蕭德崇等致其國書云肇自祖宗開統神聖貽謀三朝通五世之歡二國敦一家之睦阜安萬宇垂及百年粵維夏臺寔乃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已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葢念遼之於宋也情重祖孫夏之於遼也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宜一失於綏存而況于彼慶歷元豐中曾有被閧

皆為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爾後移問稠
重諭言委細已許令於應接早復罷於侵爭儻蔽議以
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則于信誓諒繫謀維與其小不忍
以窮兵民罹困弊曷若大為防而計國世固和成特戒
使軺往達誠素向融淑律加裕冲襟館伴使蔡京等申
與蕭德崇等食不就坐出文字一卷京等累拒之德崇
乞聞達然後收受詔京如文意係干夏國事即許收接
以聞京等收劄子奏稱夏國差人告奏與南宋歷年交

和忽於諸路齊發人馬大行刼掠今則深入近裏地分
及於朝廷邉界相近諸要害處多修城壁侵取不息伏
望計會南宋却令還復所奪疆土城寨盡廢所修城壁
奏呈奉旨仰勘合再奏尋檢勘到大康七年准南宋牒
以夏國囚廢其主差兵追取作過罪人續准夏國告奏
南朝無名起兵討伐尋經移文理辨後又委十年正旦
國信所計會定其與夏國往復事體許令依舊休退兵
馬又大安八年夏國主乾順狀奏南宋再有興兵尋行

牒報回到公文惟是近塞方得驅逐如能悔過亦許應
接前次已指揮夏國依應施行訖再奏呈奉旨夏國元
是當朝建立兩曾尚主昨為南朝討伐已曾計會定前
項事因今來更不牒報再遣兵衆侵取不已及於當朝
邊界相近諸要害處創修城寨緣是有違兩朝信誓及
前來已計會定事意仰指揮移牒聞達南朝宜准已計
會定事理施行及還復過疆土城寨并拆廢城壁進呈
奉旨夏國頻於邊界出沒傷殺人民自知罪惡深重乃

隱匿作過事妄有干告豈當憑信便行移牒兼夏國本是當朝藩鎮其建立本末皆因當朝封殖昨北朝重熈年中亦曾加兵討伐夏國當朝未嘗輙有移問今來夏國侵犯邊塞邊臣出兵及修建堡塞乃其職事於兩朝信誓畧無干涉又夏國主乾順狀奏自彼南宋侵圖約近二十年前後告乞起兵援助奏呈奉旨夏國元是當朝建立累世稱藩並受封冊兼兩曾尚主故自重熈年中南朝差郭稹來報稱為夏國僭稱崇號起兵討伐後

因南朝諭以建藩尚主之由故於耶律仁先附到回書既諭聯姻當寛問罪之舉次又遣余靖齎到書謂姻聯且舊遂停討伐又太康中又准南朝來牒稱為夏國凶辱其主起兵征討當朝為是戚藩曾經移文理辦及因便人使計會亦便於從休退兵馬昨於去年夏國又遣使告奏南宋忽於諸路齊發人馬大行刼掠深入近裏地分侵取不息尋委所司具告奏詞意并前來已計會定事理移牒和解經隔多時遷延不行報復續准夏國

再有申奏又經牒報方始回到公文全未依應至如夏國近年實有魯侵犯南朝邉界並無前項重煕太康年中逐起所指愆過輕重不同今來南朝豈可固違祖先相從和觧之意及兩朝信誓并前來已計會定事理不為准行據此依違不定未悉端由仍慮南朝臣下不經為縷細聞達兼近日夏國又特遣人使告奏自被南宋侵圖約近二十年於諸要害被侵築了城寨不少今歲以來又多修築夏國疆宇日更朘削乞起兵援助據當

朝與夏國累世聯親理當拯救葢以南北兩朝通好年深固存誓約便難久其所請今特遣使臣就去計會候到南朝仰具録上件委細因由分付館伴聞達南朝子細詳究早為指揮勾退兵馬及還復已侵過疆土城寨用固祖宗信誓不失兩朝久來歡好右請館伴所聞達南朝新録削去白劄子但存國書曰葢其意止為夏國游說息兵及還故地云今從舊録而此語入蕭德崇等初見時

甲子樞密院言河北緣邊安撫司奏竊見緣邊諸州軍

寨城壁樓櫓以承平日久寖以頹圮至於備城軍器亦各並不依式排垜遂於去年内下緣邊諸州軍寨取到防城什物動使各具見闕名件萬數浩瀚其見在數内亦有損壞朽爛不堪施用之物不少邊防緩急必致闕誤欲乞委官逐一點檢各修换并見闕名件本司置簿拘管立限三年修完從之新本删修云樞密院言河北緣邊安撫司奏緣邊城壁樓櫓及備城軍器承平日久頹圮乞置籍拘管立限三年修葺從之正月二十九日已降詔當考

乙丑詔輔臣詣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等處祈雨

朝散郎試太常少卿劉拯奏臣惟本朝承五季之亂應天革命以集大統聖聖繼治自古未有盛德大業播之聲詩宜得高文大筆揄揚潤色與清廟之頌並傳於無窮今大樂局前後詞臣所撰樂章有辭采淺陋有援引謬誤辭與事異而通用有禮文所無而嗟詠之者曷足以崇明德傳之無窮哉夫易之坤明臣道也六五中而不過順而不亢故曰黄裳元吉六三以陰居陽外順而内剛故曰含章可貞皆臣之事也而土王祀黄帝高

安之曲曰坤輿厚載黄裳元吉宅中居正含章抱質此非所以命黄帝也如此類甚衆乞别選降付有司施行詔令學士院取索看詳其合刪改者修定以聞　詔熈河蘭會路經略判官降授宣德郎鍾傳責授連州别駕韶州安置試户部侍郎陸師閔落職知蘄州尋改懐州七月二日鄒浩云云可考前權知熈州直龍圖閣張詢特責授歙州别駕池州安置詢罷熈州在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前秦鳳路提點刑獄故陳敦夫追元與一子官及所賜錢熈河蘭路經略司

勾當公事宣德郎陳中夫特除名勒停歙州編管布錄云將佐或除名或勒停或降十八官至五七官機宜陳中夫代為王舜臣狀虛奏首級等其他造作欺罔事狀不一除名送歙州編管司户叅軍錢升特除名勒停秦鳳路經略司管勾機宜承議郎任緄特勒停熈河蘭會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宣義郎董采承議郎李夷行熈河路經略司管勾機宜文字承務郎李毅通遠軍通判奉議郎李深簽書判官承事郎胡泳各特降一官内李毅無官可降展四年磨勘董采仍衝替陜西轉運司勾當公事承議

郎李宗愿熈河路經畧司勾當公事禮賓副使王厚各特降一官通判熈州奉議郎潘适特降兩官侍禁王士元滄州司理參軍章綖特勒停侍禁康厚降一官走馬承受入内供奉官周珪特追一官勒停前東頭供奉官滿志行特除名勒停岳州編管熈河蘭會路鈐轄崇儀使成州刺史王舜臣追十官除名勒停留充涇原路効用准備使喚熈河蘭會路都監知河州皇城使榮州防禦使王贍追十一官免勒停權管勾河州及安撫司公

事熈河第五將知通遠軍降莊宅副使康謂追七官免勒停權管勾通遠軍權知岷州皇城使昌州刺史李澄追十四官免勒停權管勾岷州熈河路都監右騏驥副使李澤追十五官特除名勒停送均州編管熈河第二副將文思副使秦世追十八官特除名勒停送江州編管熈河第一將左騏驥使姚師閔追十二官勒停河州都總管領蕃兵將皇城使劉戒追十七官勒停熈州管第三副將莊宅使張論追十五官勒停熈河第五將前

崇儀使辛叔獻追三官勒停副將西作坊使董隱追四官蘭州都總管領蕃兵將禮賓使李忠追一官各以秦州制勘所言白草原討蕩妄增首級冒受功賞兼虚上首級與使臣親戚餘部隊將使臣人吏敢勇効用等各等第追降勒停編管決配有差內曽有戰功並聽陜西河東路經略司留充効用准備隨軍使喚初得旨鍾傳張詢皆除名編管傳韶州詢池州上問輔臣池州是江南蔡卞曰更有江西如筠袁州等又遠於池章惇曰臣

妹年逾六十若張詢更重行遣不敢辭只乞池州稍近

上從之已而曾布言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作邉師未有因職事編管例編管人每旬赴長吏廳呈身刑不上大夫恐不當爾於朝廷名體未正上曰錯可便與改正乃各與散參軍安置又皆改別州先是布嘗與二府言及傳詢不當編管事章惇曰公之言是先文字見在門下省未出又令門下吏告布欲令取回劄子布曰不須爾既奏得旨布又語惇曰張詢雖是公親戚布以素無

此例兼名體未正且事出密院恐天下後世以為非故不敢避公親嫌開陳改正非曲奉丞相也惇曰公莫無避嫌布曰假令人有此言布亦不恤元符邸報密院奏刑部申奏制勘所奏勘所奏勘到鍾傳王舜臣等妄冒功賞數內秦鳳經略使陸師閔鍾傳奏討蕩畫謀事勘會鍾傳統領兩路大軍出界元奏斬獲三千五百二十級今勘得共實獲二百九十級外有三千三百三十級係虛冒其陸師閔六月十四日承受朝旨妄冒人限一月許自陳與免罪至十八日牓秦州等所看詳陸師閔直至十八日方行出牓及奏狀內稱尋行出牓情罪合取自朝廷指揮法寺稱許首朝旨出牓稽違官減外杖六十公罪鍾傳畫謀功賞如是情屬虛奏係保明不實徒二年未賞減二等官減外杖一百私罪合罰銅十斤如不知情合罰銅

三斤勘會陸師閔見係降授朝散郎試户部侍郎三月九日奉聖旨陸師閔特落職差知蘄州其已差下張德温令吏部依元到名次別與合入差遣奉敕惟賞當功罰當罪則臣下勸朕特此以爲勵世之具雖侍從之臣亦不得而私焉具官頃以才稱實膺閫寄方洮河進討計謀將下交私妄冒功賞詔許陳首而汝奉行不時職當保明而汝奏報非實不加黜責曷儆誕謾聊褫職名猶綰郡寄往其循省無重悔尤可特罷侍郎依前降授朝散郎知蘄州中書省密院關密院奏刑部申泰州制勘到鍾傳王舜臣等妄冒功賞案數内下項人三省密院同奉聖旨依逐項指揮令據吏部申逐人見今職名合降官資下項秦鳳路隨鍾傳出界五將妄冒獲級重傷雜功人下項曾經保奏崇班曹宗道秦貴虚供獲糧前去逆賊關敵重傷留在安西城降一資奉敕曹宗道等夫王政不忘人之功若僥倖而妄其實則罰亦隨之比者偏師出塞而汝等秋毫之力無有馬或妄列重傷

或虛冒受級以覬賞典各黜兩秩尚爲寛典可敕中書
省密院關密院奏刑部申秦州制勘到鍾傳下妄冒功
賞案三省同奉聖旨依逐項指揮令據吏部申契勘高
永年見任崇儀使依所降指揮合降六官降至文思副
使關送中書省指揮熈河部落子將元奏斬獲八十級
捉到生口一名天使錢鈐轄傷中五十七人雜功十五
人今勘會定實獲二十四級生口一名並舊丁餘並是
虛妄内權都總領崇儀使高永年出界回有部落子各
將人頭於高崇儀向邢玠道收着中軍人厮煎要人頭
一級與經勾陳先得勾當人一級與張鈐轄三殿直三
級與撫諭王供備一級與効用辛士虎高崇儀指揮邢
玠道王防禦得鍾龍圖人頭要及三分問當得力姓名
人呈高崇儀於姓名下虛鑿寫了人頭令邢玠道等監
勒依上件虛冒功數狀申訖六月二十三日准朝旨限
一月陳首至七月二十八日馬皇城處喚邢玠道與我
憑寫首狀來為鍾龍圖指揮不敢違拒元保明人頭傷

中等都是詐冒申經略司於檢上落作二十三日其使臣等陳首亦落作二十三日元部六百七十四人虛冒獲級一分已上看詳馬用誠邢安道虛作効用係不應言官減外皆五十將首狀落作二十三日係詐為官文書及虛均攤首級與親戚及詐為首級妄求功賞為從按問官減外合杖九十合罰銅九斤除李澄已降指揮外馬用誠降兩官冒部獲一分以上更降一官及依隨李澄虛上人頭與親戚等更特降三官奉敕依下項皇城使馬用誠可特降文思副使崇儀使高永年可特降內殿崇班敕馬用誠等戰危事也惟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忘死以犯難矣爾提兵禦邊茂公狥私誕冒賞級加於無功貶秩六等尚為寬恩往自循省毋重獲悔鍾傳先以秦鳳兵出塞獲級約四千事在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元符元年正月十七日加集撰三月十一日坐前後奏報興同失實落集撰官十六日又罷熙帥降官監永州稅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坐白草原冒賞散

官安置韶州不知三月十一日所謂奏報不實即是白草原冐賞與否考寔録所書則初青止縁進築非出界獲級也白草原事實録初不見其首尾恐即是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實録所書出界獲級約四千餘其冐賞發覺又不知何時付獄縁何人按舉並須檢討作書證驗別修陸師閔六月十四日承受朝㫖可考王正臣出塞獲三千級事在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恐即是隨鍾傳至白草原時實録不總㑹編修但隨奏到日書之故如此不齊要須細檢別修

右正言鄒浩奏臣伏見陜西路邉臣妄冐功賞罪狀暴露除已節次嚴正典刑以懲罔上之姦外其餘轉官增秩合行追治者數尚不少訪聞人懐危懼殊不自安邉鄙之心亦皆聳動臣以為武夫嗜利

乃其常情惟賴帥臣檢率以義然後不敢肆為妄冒之事昨緣帥不得人自為欺詐故其官屬翕然從之况於武夫安有顧慮故在法雖無可宥而論情或有可言今來帥臣及幕府將領並已等第施行足以昭示懲戒所有其餘同犯之人欲望聖慈特賜指揮詳酌本情如可矜貸即乞免行追治以安邊鄙之心不惟可以安邊鄙之心亦庶幾古所謂脅從罔治之意浩奏不得其時因責鍾傅張詢等即附之其從違當考

丙寅詔六曹寺監應元祐年所更舊法除已修定外其見今施行尚有不便者所屬條具以聞　權刑部侍郎周之道等奏臣檢會元豐舊制諸路提刑每半年奏諸州盜賊已未獲火數委刑部案籍審覆其未獲數多並且劾聞奏蓋責及於監司則捕盜官不待繩而自勵元祐增修上條止以見任官赦後限滿未獲盜賊火數仍用別獲到人許比折外計數則劾奏之法幾為空文竊謂提刑司按治一路稽察盜賊為先宜禁止於未然或

督捕於竊發若覬幸比折以免責罰恐非朝廷命使卹民之意乞依元豐舊制更不用元祐比折之法但未獲數及五分並許本部劾奏從之　熙河奏遣苗履出塞擾耕布錄丙寅二月七日奏捷

戊辰詔翰林醫官潘用中授尚藥奉御以療邢淑妃有勞故也

已已詔稍愆時雨竊慮刑獄淹延枝蔓在京委刑部郎中及御史一員開封府界令提點諸路案此處原本註闕文兩州

軍令監司分頭點檢催促結絶見禁罪人　詔河陽三城雄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華王俁遷外第加守司空改武寧鎮寧軍節度使　朝散大夫新知洪州蔣之翰言伏覩諸路總管鈐轄司許招置馬軍一指揮昨知荆南日少人投換乞下諸路總管鈐轄司遇有移配到他州馬軍禁軍仰子細試驗等仗年幾少壯及格不犯徒刑並許選補刺充本處馬軍從之　昭宣使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清宮王中正卒浙録辨誣曰中正元豐中

將兵敗事其罪至大劉摯嘗同章論中正及李憲宋用臣石得一比之四凶以中正為稱首而舊録所立傳稱其資忠義有大略讀經史通古今尤知兵天文歷數無不通如是則為天下之才矣舊録所載其無忌憚大率如此今據事實刪改

涇原路奏遣李忠傑領部落子七百騎出塞討擊又奏四月初進築鬲摩會等處布録己巳

庚午御崇政殿閱試諸軍轉員凡三日　詔時雨稍愆開在京宫觀寺院五日　朝奉郎寶文閣待制知宣州何正臣卒　熙河奏苗復出塞禽戮共五百餘人級牛羊等萬計布録庚午出塞在二十一日　睦州司理參軍謝𪗋試宏

詞入次等詔循一資此據會要及登科記增入鼎邵武人　初嘉勒斯賚兄扎實庸隴爲河南諸部所立與嘉勒斯賚分地而治不相能也扎實庸隴死子必嚕匝納立必嚕匝納死子溪巴烏立其舅朗格占輔之已而部酋果莊斬䴖與朗格占有隙遂逐溪巴烏溪巴烏不校去之𪏁伯部𪏁伯部復尊事之鄂特凌古之囚殺温錫沁也溪巴烏懼禍益西走隆博部寄語鄂特凌古曰吾乃踈屬又嘗讀佛書今已爲僧矣毋相疑鄂特凌古習知溪巴烏不足忌遂置之羌俗尚

浮屠法鄂特淩古尤好營塔寺勤於土功轄正代父役民滋甚性又暗弱顧喜殺其下皆怨大酋森摩乾展等有異志獨畏轄正季父索諾木丹怎雄勇類鄂特淩古不敢發乃共誣索諾木丹怎謀叛轄正遽殺之盡誅其黨惟綽爾結得脫乾展等益自肆綽爾結渡河歸溪巴烏日夜說溪巴烏舉兵逐轄正而自立溪巴烏不聽溪巴烏凡六子曰隆贊曰杓贊曰錫羅薩勒曰昌三曰順律堅戩曰尼瑪丹津綽爾結因竊杓贊至錫勒噶爾城復說大酋嘉勒摩

巴桑濟等奉杓贊為主檄遠近轄正遣果莊子阿蘇討之阿蘇至則佯與嘉勒摩合求見杓贊而潛使人殺之嘉勒摩怒連廓州諸部攻阿蘇溪巴烏以杓贊故亦舉兵城中人多應溪巴烏者遂殺阿蘇而據錫勒噶爾城南諸部多叛轄正歸溪巴烏杓贊之被殺也綽爾結逃奔河州見知河州洮西安撫王贍言轄正為乾展等所制其國必亡吐蕃可乘亂取也贍方坐白草原增級冒賞奪官異以功贖過密畫取吐蕃策遣其客黃亨詣京師白宰相章

惇惇納之下其事熈河蘭會經略使孫路計議路嘗欲取青唐先建請於喀羅川口作橋築城斷西賊與吐蕃相通道朝廷猶難之及是遂言青唐必可取即大發府庫招來羌人正月七日二月七日當參照此段實錄殊不詳參取高永年隴右錄汪藻青唐錄王鞏甲申雜見增入之高永年所錄比汪藻差詳或有牴牾則存其合者曾布日錄六月十二日癸未云云可考令附注六月末高永年隴右錄云綽爾結來奔見知河州王贍以青唐之亂告言溪巴烏起河南諸酋皆叛以應之其相森摩乾展等皆跋扈欲為亂乘此可取贍未之從其後河南大酋畢斯布結以其衆降并獻葉公等四城四城謂葉公丹貝嘉木卓磋藏也畢斯布結果莊之孫果莊曾逐溪巴烏又其叔阿蘇嘗手殺朽贊世有仇怨聞

溪巴烏起畢斯布結不自安遂來歸又言轄正已囚廢青唐可取之狀贍以為河湟自昔中土而久陷沒轄正受國爵命而酋擅攻逼廢之國中擾亂自相誅殺義當拯之況北有強鄰謂夏國西有吐蕃謂輝和爾及西城諸國若為他國所并則邊患尤大取亂侮亡兼弱攻昧此其時也乃上其事建言甚力朝廷善其計從之命贍專撫其事已而邈川諸酋求内附是時熈河路方城會州因中分其兵詔大帥孫路駐河州命贍統領河州軍馬為先鋒總管王愍統領熈岷軍馬策之以撫納邈川諸羌實元符三年秋七月十八日也趙挺之崇寧邊略云實志充宣德言青唐邈川用兵郎熈河二州蕃部饋運皆困往年自河州般草至湟州每草束計費一十二貫乃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夏四月癸酉朔涇原路經略使章楶奏先準朝旨相度天都山一帶𢈔摩會等處進築三城寨臣日夜與轉運司官經營措置般運糧草防守軍器百物及築城磚椽之類今粗有叙已剋定四月十日破土興工

上憑陛下聖筭威靈必須就緒緣自熈寧寨界壕西北
而去凡二百里之間環天都諸山舊日皆是賊境今將
盡為王土成城之後在措置得宜防守有策則為萬世
之利臣今有管見輙冒天威條析申陳庶幾少有裨助
聖謨謹具列下項一今來既展拓疆土全據天都山一
帶形勢地土將來熈河更築數堡寨則兩路道路通接
南視秦鳳路疆境已在數百里之外秦鳳郡縣城寨皆
為近裏疆土更無邊面況進築以來所費財用不貲當

議節省財用愛惜民力乃稱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臣愚切謂惜民力省財用莫若省官省一大吏當十百小官況秦鳳一路境土既在近裏去敵境數百里之外秦州不置經略使亦可或依永興軍路例只置安撫使亦可存廢皆在聖斷非臣得以預知廢之耶則舊隸秦鳳郡縣請分割隸永興凞河涇原三路存而勿廢耶則止置安撫使一切依舊只那減一路兵馬戍邉却於天都山見築大城處建為州軍隸涇原路差一有才武謀慮諳

知邊事得漢蕃人情武臣帶近上兵官職名充沿邊安撫副使或都監名目稍假以事權如雄州知州之比自紹聖四年四月以後新建九城寨皆隸新州凡安集降羌招置弓箭手授田開墾及措置軍伍賊盗皆得便宜處置外餘並聽涇原路經略使節制紹聖四年四月後更考年月四月甲午築金城關甲戌築平夏城一秦鳳路舊額正兵蕃漢弓箭手馬步人乞共那撥一萬三千人屯戍新建州及新建兩寨今開折如後新建州戍守乞以七十人為額除招置馬步

軍人各一指揮外餘並將秦鳳路舊管正兵弓箭手更代屯戍弓箭手乞日支口食米三斗馬支破五分料七分草正兵自依條支破其洒水平秋葦川兩寨并後來新築堡子並依此洒水平秋葦川新築兩寨每寨戍守兵乞以三千人為額各令招置馬步軍人各二百人餘並以秦鳳舊管正兵弓箭手更代屯戍已上一州兩寨所占肥地土不少可以一面招置蕃漢弓箭手使之力耕種藝三年之後積穀必多即可稍稍裁減戍守東兵一體問得新築州城寨棚於側近處須合築蕃城限隔蕃漢

及新建州城兩寨恐有增建堡柵處乞候進築了日下經略司等處相度接續修築一今來進築天都𪊨摩會如朝廷欲為州差知州即乞比附蘭州每年合破公使探藩等錢五萬貫文減半支給一檢會已奏乞罷番兵將欲乞就新建州置第十三將兼管幹藩部公事内正將在𪊨摩會駐劄副將在洒水平駐劄將副並管認新建州城及兩寨地分一𪊨摩會若為州其合置通判職官曹官合聽朝廷指揮外餘乞依平夏城例差都監監

押共四員廵檢四員一洒水平秋葦川每寨乞差寨主一員都監監押共四員廵檢三員兩寨各置主簿一員已上除知州通判外其寨主都監監押廵檢主簿欲乞依平夏城靈平寨例許本司奏舉緣新建州及兩寨深在賊境全藉逐官竭力同心防守捍禦仍乞許臣不以諸般拘礙踏逐奏舉令來一次及依平夏城靈平寨例每二年為一任除依本路極邊城寨官廵檢合得酬奬外每員更特轉一官内將官陞路分都監副將陞正將

兩寨主陞副將其知州通判酬奨即乞如元係正將差遣亦依正將例從朝廷相度指揮貼黄議者欲遷秦鳳路經略使出外置司臣之愚見以為不惟費用錢物浩瀚無益於事不免卻將今來新築城寨分隷熈河秦鳳涇原其三路帥臣未必能詳知始末兼差發兵馬戍守更代將來必須互有所見拘執扳援體例紊煩朝廷裁決亦恐未必能知蕃漢之情況降附羌衆漸多正在鎮撫牢籠臣犬馬之齒已髙事成便欲上煩聖聽求歸田里若嘿嘿不言

潔一身而去則上負陛下造物至恩是以不避僭越之罪輙有奏請取裁於朝廷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楶奏以三月二十三日上據布録四月十二日進呈詔留楶至十七日乃降指揮）甲戌三省樞密院同進呈詔留楶（布十七日始降指揮二十四日楶又具奏魯布日録甲戌二日涇原奏進築天都訖以南牟會為州置沿邊安撫使隷涇原罷秦州經略使徙秦兵當戍于外等事詔留楶六月十五日云云）楶尋又奏臣準朝旨會四路人馬出塞進築內秋葦川洒水平兩寨已是畢工移兵前去鼐摩會脩築自興舉以來雨暘順適賊冦遁逃將卒人夫盡瘁赴功上下人情

莫不寧帖約度鼐摩會工役只是十日或十一二日了
當是皆上憑陛下聖筭威靈蒙及極力應副故能神速
成就如此勘會鼐摩會已奏朝廷乞建置作州秋葦川
洒水平只合作寨上件三處皆是西人襟喉之地川原
廣闊形勢雄壯若非宿以重兵未易彈壓西賊張皇國
威今日事初及諸路興舉未有大段人馬可以廣為屯
戍前干朝廷上件三城寨共只乞戍兵一萬三千人内
鼐摩會七千人秋葦川洒水平兩處各三千人累有奏

陳至今多日未奉指揮緣工役欲了當便要防守之人本路人馬自前歳以來節次輪番那移在新展築六城寨兩堡子内占使實更難以移輟必欲只令本路人馬替那前去即應緣邊城寨堡子戍守之兵及弓箭手不獨更無番次休息兼常人之情久去室家終歳戍役在外不得還歸必不樂從竊恐因此或致生事不可不慮兼今來進築係在本路西北迤邐通接凞河其東面緣葫蘆河一帶以舊城寨言之則天聖乾興凞寧髙平等

處皆接西界以新城寨言之則平夏靈平古高平等處皆接西界賊兵來路尤多未可分毫撤備以此本路人馬分擘使喚實見不足臣亦知近裏人馬無可抽那緣事勢所迫須至再三桼煩天聽勘會秦鳳路城寨自熈河及本路未展築之前已是縮頭在裏近年熈河進築却定西平西及本路進築却通峽盪羌今又築了天都鼐摩倒看秦鳳城寨在二三百里之內西人若不以大兵出沒自不敢度越漢家城寨深去刼掠緣此論之秦

鳳兵馬似可以漸次移輟不必待熈河涇原邊面已接方可減那應副他路伏望陛下詳臣狀内所陳事理特賜主張早從睿斷施行（楶奏議自注云元符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奏此與三月二十日所奏略同彼奏已附三月一日今以此奏附初二日接此月十七日已降指揮依楶奏請不應又十四日楶猶未知恐楶自注月日或有差誤也布録五月二日癸卯楶奏統兵進築南牟）

丙子朝散大夫直祕閣權知桂州廣南西路都鈐轄程節降授朝奉大夫户部員外郎譚掞降授承議郎朝散郎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梁子美降授朝奉郎先是昌化

軍使張中伎兵脩倫江驛以就房店為名與别駕蘇軾居察訪董必體究得實而節等坐不覺察故有是命挨為

戶外在正月二十八日　朝奉郎檀宗旦言熈寧八年差官條見在官去替一年内許在任指射差遣乞依熈寧舊條施行吏部看詳除廣南東西路夔州路已令在任指射外勘當五路合使貟闕去替半年依舊制許在任指射從之　權知鄆州胡宗師言差夫五等之法出夫不均乞以人戶物業田産總計所置貫百或差人夫或出夫錢

皆以貫百均出宣德郎孫義言坊郭鄉村户乞一槩定等第科出夫錢大名府路安撫使司言去年被水災傷州縣人户以應正夫差役者所有今年春夫年額免夫錢乞特與蠲放或却將合蠲錢數於不災傷及不曽差上件正夫路分州軍均納詔令河北京東西淮南路轉運司府界提點司應已差充正夫人户其免夫錢更不催納所有未曽差正夫路分州軍人户合納免夫錢依條催納其胡宗師孫義所乞事理仍令逐路轉運提舉

司府界提點提舉司同共相度　賜河東進築城寨漢蕃士卒特支

丁丑提舉補治所言永裕陵三男陽氣子孫位合瘞埋玉獸重疊鎮助從之仍令後苑使造作生活所制造五月十三日補治畢工　右正言鄒浩奏臣伏聞補治永裕陵溝井所見今買土已見利便但以河南河陽潁昌汝鄭五州府二十九縣顧到人夫入役已有定數故於買土不能無限竊緣民間既知賣土實有厚利莫不相率紛然而

集勢亦難過兼訪聞河南等州人夫雖名和顧頗有科配及去役處有至數程以上者比之情願賣土之人顯是利害不同欲乞應係願賣土之人不限人數盡令收買仍將買價增添錢數庶幾不日益加紛集其河南等州縣人夫即乞自遠至近以次減放不惟官中省得顧錢民間不妨農事實於元料功役極有減助可以速見成效此又國家無窮莫大之利伏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施行浩奏不得其時姑附此或可削去　淮南兩浙路察訪司言訪

聞知楚州唐領別爲名差借舟般載新州安置劉摯骨肉詔唐領先次衝替下淮南東路提刑司取勘以聞

瓌慶奏未可與涇原同時築横水澗詔孫路每事徇公不得用情觀望有害職事

戊寅看詳訴理所言元祐訴理不當合行改正宋喬年狀鑄係衝替元祐改作差替符守規衝替事理重改作事理輕王安上追兩官勒停改作追一官王棫張舜民曹輔劉符元係追兩官改作追一官李夷行陳述之元

係追三官衝替張宗諤張升卿元係追兩官勒停並與除落王覺贓罪改作私罪王防私罪徒改作私罪杖周常差替與除落等事乞重行改正詔元祐年指揮更不施行　右正言鄒浩奏臣聞河北路州軍多是城壁不完器械不利士卒不足訓練不精陛下威德遠加必無意外之慮然有備無患亦前聖所不敢忽近者朝廷雖已節次檢舉施行緣積習既久驟然為之或啓敵人疑心前日覇川修橋之事可驗也臣愚欲望聖慈應係河

北路帥臣並選素有器識衆所信服之人委以方略授之使於歲月間脩城壁治器械招士卒謹訓練委任而責成功不至動人耳目而武備飭矣實萬世安疆之計

上謂輔臣曰如何衆皆曰理當然但乏人爾遂進呈訖

浩奏據奏藁上

問據曾布日録

己卯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據順寧寨將李子明等申有西人創格裕等到言衙頭差大使慶瑭威科卜副使磋邁喀結桑等來計會今國主已恭順朝廷告早為收

接公牒事審會昨夏國差到威明布伊裕勒結到來已降朝旨令進獻作過蕃酋珪布默瑪令結鄂裕等即許收接告哀謝罪表章回報去訖詔呂惠卿密切體度今所遣使副或親信之人將應合要酌事件說諭示以接納之意録往復詞語以聞布録丙戌載此尤詳二月十一日初遣使來四月二十四日許收接公牒呂惠卿家傳云西人以並建城寨奪其耕牧之地而復數遣掩擊部族離散來歸者日益多令結鄂裕率衆營險以鎮之欲歸者不得至二年二月惠卿遣劉安以第二第四將張誠以第一第五第六將李希道以第三第七將會於精勤泊以擊之三日至烏延川四日至神鷄流遇賊三千餘騎六日至巴勒濟埒克遇賊五千

餘騎七日至魯遜溝達勒遇賊七千餘騎安等遇賊皆破之斬首四千餘級降者五百餘人獲其器仗馬牛十餘萬以歸於是築暖泉以通河東築金湯以通環慶會梁氏死乾順遣人欵塞告哀謝罪且請和惠卿以為軍興之久中外力疲今此乃不可失之機會而涇原方築天都諸路自用兵以來侵耕生界於其外建置堡鋪補全邊面宜且令西人執送生事首領帥珪布默瑪令結鄂裕而酌以把截堡鋪外巡綽卓望所至為界然後許以通進公牒庶往來間天都畢工而諸路邊面例皆堅固可以久遠無疆埸之患而朝旨謂西人近冠涇原狼狽遁歸計窮請命理難便行收接假令異日許以朝貢亦須畫河為界既而遣使三輩來惠卿悉奏稟應答而牒言梁氏之死乃北敵遣人酖殺之使乾順自管國事惠卿以為誠有之則其欲西人之歸已可知若我應答太迂所求難與彼見無接納之期則是怒彼以堅北敵之歸而深我之讎也而畫河為界無肯聽從之理乃上䟽

極論其利害曰西人之所以有河外者以有河南為之限隔也所以有河南者以有横山為之限固也今若盡河為界則所以為限隔阻固者皆失之矣彼豈不思一葦之水頃刻可渡據横山之險他路臣固不能盡知之只如本路所築九寨與今暖泉之通河東金湯之通環慶幸皆就緒所得疆土東西殆千里而南北遠者乃至百餘里若又於新寨之外更拓二三十里以為堡鋪則形勝膏腴占據殆盡非昔日廵綽卓望所至為界之比也今乾順因其國母之死歸咎姦臣殺之以謝罪而請入貢則我雖未能一舉以覆其巢穴然自有國以來用兵西方而能所為必成所伐必克使天威遠暢羌人震疊未有如陛下今日之盛也兵法曰兵聞拙速未覩工之久也兵之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猶為憊今軍事四年矣兵之在邊者日冝候望而不能息兵之在内者非時調發而不得下則士馬日以益困矣臣之至邊初年糧食有支歲計者有備添屯者

有五年之蓄者有諸司封樁者今會而為一不能為數月之食則財用日以益窘矣今因其謝罪而不即納反為不可得之求以絕其來望而怒之使堅北敵之歸恐非計之得也且兵家之事有勝有負萬一一路戰守之間一有失利或天時饑饉有不可知而北敵有求而不得與之協力以困我當是之時雖思其有今日之請其可得乎禹征有苗而益贊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蓋當治強之世窮兵力以征一國為不難所以不為惡其太滿而不謙非天道之所與也況力不足而強為之乎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又曰過莫大於輕敵罪莫大於欲得今西人歸罪於姦臣而殺之以謝則是兵加而哀矣若我因以為易與而遂有畫河為界之求則是違伯益之議而並犯老子之三戒矣伏願陛下更與執政大臣深詳究議考自古西戎之難服保持今日已得之成功勿疑乾順自歸之信誕深虞北敵乘隙之詭謀自量中外之事力深思兵久之非利遠鑒高宗伐

鬼方之憊而合之以伯益之謙滿老子之三戒勿令輕敵不知足欲得之過有在於我而兵加而哀與愛惜生靈之言乃出於敵如臣前請姑令執生事之首領送歸朝廷而約之以新疆堡鋪之外為界以俟進築之畢功然後許接公牒無過為遲延絶其來望以堅北敵之歸而為我患天下幸甚既而乾順四遣使者來辭益恭朝廷亦得其近上首領道其密謀以為急則納土北歸於是詔趣惠卿接納焉曾布日録己卯呂惠卿奏論西人訃告謝罪不可深拒其請詔答以先已降指揮令漸示以開納之意然理須與之邀約令送還陷没漢官軍民及執送作過近上首領如能聽從即與收接告哀謝罪表章附遞聞奏及諭以將來若能服罪聽命分畫疆界了當朝廷必許差人入貢其諸路邊界地形事體各自不同須聽候朝旨未得便與言及地界令呂惠卿依此節次與商量説話及選差知邊事曉蕃情文武官一員同共專切計會將寨官應答西人并具合與商量事目

節次及所差官聞奏上問曾布曰惠卿所陳西人請和事如何布曰所陳極有理誠不可深拒衆亦皆言朝廷既欲收斂邊事若所邀求太過或却不來何以處之須稍示以開納之意上曰所陳甚有理可録一本進納入
内

環慶路都總管司言本路展定邊城比之横山興平等處城寨尤處深遠控扼西賊要害之地全藉土兵戍守今相度添置住營馬軍蕃落兩指揮各以三百人為額步軍保捷一指揮以四百人為額從之（三月七日定邊城畢工）

河東奏進張世永等進築端正平（三月十一日令河東相度）

章楶奏苗履申王恩昔為部將隸其帳下嘗棄兵隊逃

歸當時以初自軍班出未曉事不曾行法令反聽其節制恐有妨嫌乞聽涇原帥臣節制粢移文答以申狀不曾漏泄因為本路副都總管理當統制諸將若當時不曾行法乃是有德於恩何嫌之有兼别無文據難以稽考已寖切指揮苗履不得違越驕慢章惇再三曰經略司已施行遂已

庚辰章懿親宅苹王第　廣西提點刑獄張景温言本路利入之大者莫如食鹽今嶺外鹽課日減葢緣本路

鹽事之所隷者特轉運司而已竊見東南鹽法提點刑獄司兼領提舉知通管勾皆兼鹽事則措置催驅行法禁止上件維持弊端無不除法禁無不舉利入無不厚望東南鹽法内添入廣西一路從之

辛巳左司員外郎兼提舉編脩刑房斷例曾旼等奏準尚書省劄子編修刑房斷例取索到元豐四年至八年紹聖元年二年斷草并刑部舉駁諸路所斷差錯刑名文字共一萬餘件并舊編成刑部大理寺斷例將所犯

情款看詳除情法分明不須立例外其情法可疑法所不能該者共編到四百九件依許元豐指揮將諸色人斷例内可以令内外通知非臨時移情就法之事及諸處引用差互曾被刑部等處舉駁者編為刑名斷例共一百四十一件頒之天下刑部雕印頒行其命官將校依條須合奏案不須須降天下并諸色人斷例内不可頒降者並編為刑名斷例共二百六十八件頒降刑部大理寺檢用施行勘會申明頒降斷例係以款案編修

刑名行下檢斷其罪人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有蔭人情不可贖之類大辟情理可憫并疑慮及依法應奏裁者自合引用奏裁處恐諸處疑惑欲乞候須降日令刑部具此因依申明遍牒施行從之此元符斷例序篇合係四月八日辛巳九月二十五日甲子曾旼等推恩或移此入彼

癸未朝獻景靈宮

乙酉戶部員外郎孫傑為起居郎新軍器少監呂公雅知蘇州以母老從所乞也

丙戌詔鄜延路進築暖泉山新寨賜名暖泉寨河東路烏龍川北領賜名烏龍寨暖泉二月十一日進築烏龍二月二十二日進築六月四日畢工布録丁丑河東以三月二十三日進築烏龍川 河東都總管司言烏龍川北嶺新寨戍守兵馬乞依葭蘆神泉寨例置馬軍蕃落一指揮以三百人為額及許令廂軍馬遞鋪揀換傔招置數足即抽減土兵歩軍一指揮却赴神泉寨從之

右正言鄒浩奏伏見京城久愆雨澤兼聞諸路亦頗旱乾竊恐農事失時向去民間闕食軍儲邊計所係者

大昔漢東海郡特以孝婦一獄不實致枯旱三年後因于公辨直其事天立大雨歲以豐熟臣觀陛下丕承先烈欽恤庶獄誠堯舜之用心然中外攸司未必人人悉能推廣德惠匹夫匹婦一有枉濫未足以感復至和又況囚繫淹延追逮紛擾多失其所者乎望降睿旨申飭中外分委監司亟行疏放庶幾獄無滯冤必有感格上副陛下憂卹元元之意浩奏附丁亥前

丁亥以時雨稍愆疏決在京及河南應天大名府繫囚

雜犯死罪已下第降一等至杖釋之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萊州團練使高陽關路副都總管張璨提舉崇福宮璨以疾請也

戊子保寧軍節度使鄜延路安撫使呂惠卿表請納節詔荅不允惠卿以弟溫卿對獄故連有請也元年二月一日戶外孫傑按察淮南路十五日兼兩浙九月丙寅孫傑劾溫卿十二月辛卯詔揚州制勘

己丑以榮州防禦使駙馬都尉曹詩為耀州觀察使

詔新除工部員外郎董必送吏部與小處知州先是必

按衡州孔平仲耀常平違法就潭州赴獄致死者三人衆以為不當尋又差察訪廣西所為多刻薄還除郎官而中書舍人郭知章繳詞頭遂令趙挺之命詞右司諫陳次升權給事中又封駮以為不當未進呈間必有奏訟知章次升為元祐臺諫官乞定奪平仲事章惇黄履皆以為不可蔡卞又適齋祠遂得旨罷新命曾布問何以處之惇履方愕然遂再進呈故有是命上仍令批云不合輒訟言者送吏部　詔涇原路新築龕摩會賜名

西安州其知州宜差有材武知蕃漢人情武臣充洒水平賜名天都寨秋葦川賜名臨羌寨西安州戍守人兵以七千人為額仍置馬軍蕃落各一指揮以三百人為額步軍保捷一指揮以四百人為額天都臨羌寨戍守人兵各以三千人為額仍各招置馬軍蕃落一指揮以二百人為額步軍保捷各一指揮以二百人為額逐州寨每年各支破公使探蕃等錢西安州三萬緡天都臨羌寨各二千緡初一日并初二日章楶兩奏更詳之五月四日析可適知西安州五月二十一

日受賀章楶奏議載樞密院奏云云至官司照會實録蓋用此刪修今仍具注于此樞密院奏勘會涇原路見進築秋葦川洒水平鼎摩會城寨將來畢工即秦鳳路深在近裏別無邊面兼新建城寨便合要兵將官及軍馬戍守并知州通判寨主以下官員管幹其合行事件須議指揮一南牟會賜名西安州差有材武謀慮諳熟邊事知漢蕃人情武臣一員充知州兼沿邊安撫副使以紹聖四年後來新建九寨隸本州管下應干職事依鎮戎軍沿邊安撫司已得指揮施行餘聽涇原路經略司節制兼今來所差知州令章楶選舉具名聞奏一本州置通判一員職官二員録事司法司理參軍各一員倉草場一員防城甲伏庫一員一洒水平賜名天都寨秋葦川賜名臨羌寨每寨各置寨主一員都監監押共三員巡檢三員兩寨共置主簿一員已上除西安州通判合堂除餘仰經略司不拘常制舉官一閒奏應上件員闕仍令經略司一面選差官權行管幹一逐處合用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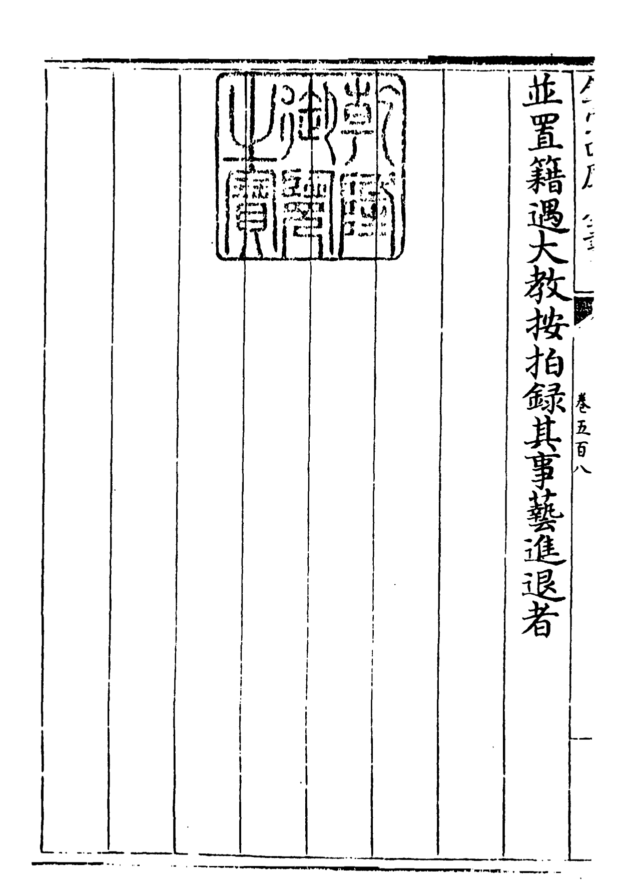
守兵馬除刱置馬步軍外令涇原路據合要正兵蕃漢弓箭手馬步人數關牒秦鳳路差那見在本路逐頭項人馬應副共不得過一萬人內正兵並一年一替餘令兩路經略司相度蕃換及仰涇原路相度於本路近裏將分差那抵換堪戰守得力人馬相兼戍守內弓箭手日支口食米二升馬破料五分草七分正兵依條支破西安州戍守人兵共以七千人為額仍招置馬軍蕃落一指揮以三百人為額排充第一百二十指揮步軍保捷一指揮以四百人為額排充第一百三十指揮天都臨羌寨戍守人兵各以三千人為額仍各招置馬軍蕃落一指揮以二百人為額內臨羌寨排充第一百二十一指揮天都寨排充第一百二十二指揮步軍保捷各一指揮以二百人為額內臨羌寨排充第一百三十一指揮天都寨排充第一百三十二指揮已上候將來招置蕃漢弓箭手耕種及事藝成倫緒日相度裁減戍兵一刱置涇原路第十三將應西安州天都臨羌寨漢蕃兵

馬並隸本將管轄訓練正將令西安州知州兼其副將於天都寨駐劄仍同共管認西安州及兩寨地分一逐州寨每年合支破公使探蕃等錢內西安州三萬貫天都臨羌寨各二千貫一知州通判寨主都監監押巡檢並以二年為一任候任滿日除知州通判任內於邊防職事無遺闕仰經略司具治狀保明聞奏從朝廷比類將寨官推恩外其將寨官都監監押巡檢酬奬並依平夏城靈平寨條例施行一西安州職官曹官監當官并寨主簿以三年為一任任滿無遺闕與不依名次占射差遣一次其今任剏差人更循一資若係寄祿官減二年磨勘願成資替者聽從便一新建州城寨合築蕃城限隅及有合增添堡鋪之類仰經略司候進築了日從長相度措置施行仍具聞奏一更有合措置及未盡未便事件仰章楶續漸條畫聞奏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逐項指揮仍令章楶親自收掌不得下司候進築畢即節次頒降施行及關牒秦鳳路經略司并中牒內

外合屬官司照會樞密院奏葢並從章楶初二日新請也或只存此却削去楶初二日全狀更詳之二十四日楶又奏可再考

章楶奏更不勾第五等保甲布録鄜延奏進築金湯賜將士特支布録 詔三省樞密院各録章䟽一本送逐處收掌布録已丑當考是何等章䟽當是編類元祐人所上者又布録已卯緣呂惠卿奏進入或是惠卿所奏

庚寅權刑部侍郎周之道等言應御札到後殺人合死會赦原者如所犯委是情重即許引用情重法輕奏裁其餘並依舊制引赦從之 詔諸路將兵互習事藝人



並置籍遇大教按拍録其事藝進退者